金史/卷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十七 ◄

金史
卷一十八 本紀第十八 哀宗下

► 卷十九 →

↑回《金史》

九月戊寅朔，詔減親衛軍。己丑，軍士殺鄭門守者出奔。壬辰，起上党公張開及臨淄郡王王義深、廣平郡王范成進為元帥。以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權參知政事。乙未，以榜召民賣放下年軍需錢，上戶田租如之。辛丑，夜大雷，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。

閏月戊申朔，遣使以鐵券一、虎符六、大信牌十、織金龍文禦衣一、越王玉魚帶一、弓矢二賜兗王用安，其父母妻皆贈封之。又以世襲宣命十、郡王宣命十、玉免鶻帶十付用安，其同盟可賜者即賜之。辛亥，遣張開、溫撒辛、劉益、高顯率步軍護陳留、通許糧道。罷貧民進獻糧。戊午，招鄉導。己未，有箭射入宮中，書奸臣姓名，兩日而再得之。辛酉，再括京城粟，以御史大夫合周、點檢徒單百家等主之。丙寅，括粟使者兵馬都總領完顏九住以粟有蓬稗，杖殺孝婦於省門。

十月，以前司農卿李渙飛語，詔左丞李蹊、戶部侍郎楊綎繫獄，將以軍儲失計坐罪。俄蹊、綎並除名，而止籍綎家貲。渙遂權戶部尚書。尋赦殘欠糧，其應以糧事系者皆釋之。詔征諸道軍，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。

十一月丁未朔，賜貧民粥。平章政事侯摯致仕。左司郎中斜卯愛實以言事忤近侍，送有司，尋釋之。己酉，衛州軍校白晝取豐備倉米。壬子，京城人相食。癸丑，詔曹門、宋門放士民出就食。壬戌，召諸將相入議事。兗王用安率兵至徐州，元帥王德全閉城不

納。會劉安國與宿帥眾僧奴引兵入援，至臨渙，用安使人劫殺之，攻徐州久不能下，退保漣水。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，還至宿州西，遇大元兵，死之。丙寅，河、解元帥權興寶軍節度使趙偉襲據陜州以叛，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下凡二十一人，誣阿不罕奴十剌等反狀以聞。上知其冤，不能直其事，就授偉元帥左監軍，兼西安軍節度使，行總帥府事。偉尋亦歸北。

十二月丙子朔，以事勢危急，遣近侍即白華問計，華對以紀季以酅入齊之義，遂以為右司郎中。甲申，詔議親出。乙酉，再議於大慶殿，上欲以官奴、高顯、劉益為元帥，不果。是日，除拜扈從及守京城官。以右丞相、樞密使兼左副元帥賽不，平章政事、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白撒，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訛出，兵部書權尚書左丞李蹊，元帥左監軍行總帥府事徒單百家等率諸軍扈從。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副使完顏奴申，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習捏阿不，裏城四面都總領、戶部尚書完顏珠顆，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，南面元帥朮甲咬住，西面元帥崔立，北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等留守。除拜既定，以京城付之。擢魏璠翰林修撰，如鄧州招武仙入援。丁亥，上禦端門，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。戊戌，官奴、阿裏合謀立荊王不果，朝廷知其謀，置不問。庚子，上發南京，與太后、皇后、諸妃別，太慟。行次公主苑，太后遣中官持米肉遍犒軍士。辛丑，至開陽門外，麾百官退。詔諭戍兵曰：「社稷宗廟在此，汝等壯士也，毋以不預進發之數，便謂無功，若保守無虞，將來功賞顧豈在戰士下？」聞者皆灑泣。是日，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，為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灶，不可往，東行之議遂決，以為尚書右丞從行，遂次陳留。壬寅，次杞縣。癸卯，次黃城。丞相完顏賽不之子按春有罪，伏誅。甲辰，次黃陵岡。乙巳，諸將請幸河朔，從之。

二年正月丙午朔，濟河，北風大作，後軍不克濟。丁未，大元兵追擊于南岸，元帥完顏豬兒、賀都喜死之，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降。己酉，上哭祭戰死士于河北岸，皆贈官，斬兀論出二弟以殉。赦河朔，招集兵糧，議取衛州。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千人，東面元帥高顯、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領軍萬人為前鋒，至蒲城。庚戌，上次溫麻岡，平章政事白撒、元帥和速嘉兀底不繼至。辛亥，白撒引兵攻衛州，不克。乙卯，聞大元兵自河南渡河，至衛之西南，遂退師，丁巳，戰于白公廟，白撒敗績，棄軍東遁。元帥劉益、上党公張開亦遁，並為民家所殺。益部曲王全降。戊午，上進次蒲城，複還魏樓村。李辛自汴京出奔，伏誅。己未，上以白撒謀，夜棄六軍渡河，與副元帥、合裏合六七人走歸德。庚申，諸軍始知上已往，遂潰。辛酉，司農大卿蒲察世達、元帥完顏忽土出歸德西門，奉迎上入歸德。赦在府囚。軍民普覃一官，賜進士終場王輔以下十六人出身。遣奉禦朮甲塔失不、後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兩宮。白撒還自蒲城，聚兵於大橋，不敢入。

壬戌，遣使召白撒至，數其罪，下之獄，仍籍其家財賜將士，曰：「汝輩宜竭忠力，毋如斯人誤國。」人予金一兩。七日，白撒及其子忽土鄰皆死獄中。右丞相賽不致仕。右丞完顏忽斜虎行省事於徐州。官奴再請率兵北渡，女魯懽不可。遣歸德知府行戶部尚書蒲察世達、都轉運使張俊民如陳、蔡取糧，以元帥李琦、王璧護之。戊辰，安平都尉、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党韓鐸、藥安國等舉兵為亂，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、樞密副使完顏斜撚阿不，勒兵入見太后，傳令召衛王子從恪為梁王，監國。即自為太師、軍馬都元帥、尚書令，尋自稱左丞相、都元帥、尚書令、鄭王。弟倚平章政事，侃殿前都點檢，其党孛朮魯哥御史中丞，韓鐸副元帥兼知開封府，折希顏、藥安國、張軍奴、完顏合答並元帥，師肅左右司郎中，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，又署工部尚書溫蒂罕二十、吏部侍郎劉仲周並為參知政事，宣徽使奧屯舜卿為尚書左丞，戶部侍郎張正倫為尚書右丞，左右司都事張節為左右司郎中，尚書省掾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，都轉運知事王天祺、懷州同知康瑭並為左右司都事。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。戶部主事鄭著召不起。是日，右副點檢溫敦阿裏，左右懷員外郎聶天驥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，諫議大夫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，左副點檢完顏阿散，奉禦忙哥，講議蒲察琦並死之。遂送款大元軍前。癸酉，大元將碎不沆進兵汴京。甲戌，立閱隨駕官屬軍民子女於省署，及禁民間嫁娶，括京城財。兩宮值變不
果行，答失不以其父咬住、四喜以其妻奪門而出，庚午至歸德。上怒二人，皆斬於市。乙亥，遣右宣徽提點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，相地形，察倉庫虛實。白華如鄧州召兵。

二月丙子朔。魚山張暨獻殺元帥完顏忽土，行省忽斜虎自率兵討之，會從宜嚴祿誅暨獻，乃還。括城中糧。知歸德府事石盞女魯懽為樞密副使、權參知政事。留元帥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，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，發餘軍赴宿、徐、陳三州就糧。

三月乙丑，石盞女魯懽乞盡散衛兵出城就食。官奴私與國用安謀，邀上幸海州，不從。蔡帥烏石論鎬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，表請臨幸，上遣學士烏石論蒲鮮以幸蔡之意諭其州人。戊辰，官奴以忠孝軍為亂，攻殺馬用，遂殺尚書左丞李蹊、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、點檢徒單長樂，從官右丞已下三百餘人。上赦官奴，暴女魯懽罪狀，以官奴為樞密副使、權參知政事，左右司郎中張天綱為戶部侍郎、權參知政事。辛卯，官奴真授參知政事，兼左副元帥。官奴以上居照碧堂，禁近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。上日悲泣言曰：「自古無不亡之國、不死之主，但恨朕不知用人，致為此奴所囚耳。」遂與內局令宋圭等謀誅官奴。

夏四月壬午，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貢執王德全並其子誅之，及其党王琳、楊瑣、斜卯

延壽。召經歷商瑀用之。魚山從宜嚴祿叛歸漣水。庚寅，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申及招撫使劉天起，送款于崔立。張俊民、李琦奔汴京。王壁還歸德。癸巳，崔立以梁王從恪、荊王守純及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，皆及於難。甲午，兩宮北遷。甲辰，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，與白華俱亡入宋。

六月己卯，官奴及其党阿裏合、白進皆伏誅。上禦雙門，赦忠孝軍，以安反側。遂決策遷蔡，詔蔡、息、陳、潁各以兵來迓。中京留守、權參政烏林答胡土棄城奔蔡。壬午，中京破，留守兼便宜總帥強伸死之。戊子，召徐州行省完顏忽斜虎赴行在所，以抹撚兀典代行省事，郭恩為總帥兼節度使。辛卯，上發歸德，留元帥王璧守之。壬辰，次亳州。癸巳，以亳州節度使王進、同知節度使王賓征民丁運鐵甲糗糧，留權參政張天綱董之，就遷有功將士。臨淄郡王王義深據靈璧望口寨以叛，遣近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、宿兵討之，義深敗走漣水，入宋。丙申，亳州鎮防軍崔複哥殺守臣王賓等，張天綱以便宜授複哥節度使，罷運鐵甲糗糧，州人乃安。己亥，上入蔡州，詔尚書省為書召武仙會兵入援。徐州行省抹撚兀典赴蔡州。起複右丞相致仕賽不代行省事。

七月癸卯朔，曲赦蔡州管內雜犯死罪以下。官吏軍民普覃兩官，經應辦者更遷一官。弛門禁，通眾貨，蔡人便之。乙巳，以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，總帥如故，張天綱為御史中丞，仍權參政，完顏藥師為鎮南軍節度使，兼蔡州管內觀察使。戊申，左右司郎中烏古論蒲鮮兼息州刺史，權元帥右都監，行帥府事。征行元帥權總帥婁室簽樞密院事。己酉，選室女備宮中使令，已得數人，以右丞忽斜虎諫，留識文義者一人，餘聽自便。乙卯，遣魏璠征武仙兵。丁巳，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禦容至自汴，敕有司奉安於乾元寺。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、西面元帥把撒合自汴來歸。辛酉，武仙劫將士，謀取宋金州，至淅水眾潰。行六部尚書盧芝、侍郎石玠謀歸蔡州，仙追芝不及，遂殺玠。丁卯，定進馬遷賞格，又定括馬罪格，以簽樞密院事權參政事抹撚兀典領其事。遣使分詣諸道，選兵會于蔡。己巳，以蒲察世達為吏部侍郎，權行六部尚書。

八月癸酉朔，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，行省事於陝西。諭以蠟書，期九月中徵兵上會于饒豐關，欲出宋不意，以取興元。甲戌，大元使王楫諭宋還，宋以軍護其行，青山招撫盧進得邏吏言以聞，上為之懼。丁丑，上閱兵於見山亭。癸未，元帥楚暨弁複立壽州于蒙城，詔遷賞有差，州縣官皆令真授。乙酉，大元召宋兵攻唐州，元帥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死于戰，主帥蒲察某為部曲兵所食。城破，宋人求食人者盡戮之，餘無所犯。宋人駐兵息州南。丙戌，詔權參政抹撚兀典、簽樞密院事婁室行省、院於息州。丁亥，烏古論鎬權參知政事，兀林答胡土為殿前都點檢。庚寅，初設四隅機察官。壬辰，

息州行省抹撚兀典以兵襲宋人中渡店，斬獲甚眾。乙未，萬年節，州郡以表來賀二十餘所。辛丑，設四隅和糴官及惠民司，以太醫數人更直，病人官給以藥，仍擇年老進士二人為醫藥官。是月，假蔡州都軍致仕內族阿虎帶同僉大睦親府事，使宋借糧，入辭，上諭之曰：「宋人負朕深矣。朕自即位以來，戒飭邊將無犯南界。邊臣有自請征討者，未嘗不切責之。向得宋一州，隨即付與。近淮陰來歸，彼多以金幣為贖，朕若受財，是貨之也，付之全城，秋毫無犯。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，悉以資糧遣之。今乘我疲敝，據我壽州，誘我鄧州，又攻我唐州，彼為謀亦淺矣。大元滅國四十，以及西夏，夏亡必及於我。我亡必乃于宋。脣亡齒寒，自然之理。若與我連和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。卿其以此曉之。」至宋，宋不許。

九月戊申，魯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，賜以大信牌，升為總帥。庚戌，以重九拜天于節度使查，群臣陪從成禮，上面諭之曰：「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。汝等或以先世立功，或以勞效起身，被堅執銳，積有年矣。今當厄運，與朕同患，可謂忠矣。比聞北兵將至，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，縱死王事，不失為忠孝之鬼。往者汝等立功，常慮不為朝廷所知，今日臨敵，朕親見之矣，汝等勉之。」因賜卮酒。酒未竟，邏騎馳奏，敵兵數百突至城下。將士踴躍咸請一戰，上許之。是日，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，以總帥孛朮魯婁室守東面，內族承麟副之；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，總帥元志副之；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守西面，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；忠孝軍元帥、權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，元帥紇石烈柏壽副之；遙授西安軍節度使兼殿前右衛將軍、行元帥府事女奚烈出守東南，元帥左都監夾谷當哥副之；殿前右衛將軍、權左副都點檢內族斜烈守子城，都尉王愛實副之。辛亥，大元兵築長壘圍蔡城。己未，括蔡城粟。辛酉，禁公私釀酒。

十月戊寅，更造「天興寶會」。辛巳，縱饑民老稚羸疾者出城。癸未，徐州守臣郭恩殺逐官吏以叛，行省賽不死之。甲申，給饑民船，聽采城壕菱芡水草以食。戊子，征諸道兵。辛卯，上閱射於子城，中者賞麥有差。丙申，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歿。戊戌，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。

十一月辛丑朔，以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為宣差鎮撫都彈壓，別設彈壓四員副之，四隅機察亦隸焉。宋遣其將江海、孟珙帥兵萬人，獻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。

十二月甲戌，盡籍民丁防守，括婦人壯捷者假男子衣冠，運大石。上親出撫軍。丁丑，大元兵決練江，宋兵決柴潭入汝水。己卯，大元兵破外城，宿州副總帥高剌哥戰歿。辛巳，以總帥孛朮魯婁室、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皆權參政，都尉完顏承麟為東面元帥，

權總帥。己丑，大元兵墮西城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我為金紫十年，太子十年，人主十年，自知無大過惡，死無恨矣。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，至我而絕，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，獨此為介介耳。」又曰：「古無不亡之國，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，或為俘獻，或辱於階庭，閉之空穀。朕必不至於此。卿等觀之，朕志決矣。」都尉王愛實戰歿。砲軍總帥王銳殺元帥谷當哥，率三十人降大元。庚寅，以御用器皿賞戰士。甲午，上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，及柵不果，戰而還。乙未，殺尚廄馬五十疋、官馬一百五十疋犒將士。

三年正月壬寅，冊柴潭神為護國靈應王。甲辰，以近侍分守四城。戊申，夜，上集百官，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，承麟固讓。詔曰：「朕所以付卿者，豈得已哉？以肌體肥重，不便鞍馬馳突。卿平日髂捷有將略，萬一得免，祚胤不絕，此朕志也。」己酉，承麟即皇帝位。百官稱賀。禮畢，亟出捍敵，而南面已立幟。俄頃，四面呼聲震天地。南面守者棄門，大軍入，與城中軍巷戰，城中軍不能禦。帝自縊于幽蘭軒。末帝退保子城，聞帝崩，率群臣入哭，謚曰哀宗。哭奠未畢，城潰，諸禁近舉火焚之。奉禦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。末帝為亂兵所害，金亡。

贊曰：金之初興，天下莫強焉。太祖、太宗威制中國，大概欲效遼初故事，立楚立齊，委而去之，宋人不競，遂失故物。熙宗、海陵濟以虐政，中原觖望，金事幾去。天厭南北之兵，挺生世宗，以仁易暴，休息斯民。是故金祚百有餘年，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，乃克爾也。章宗志存潤色，而秕政日多，誅求無藝，民力浸竭，明昌、承安盛極衰始。至於衛紹，紀綱大壞，亡征已見。宣宗南度，棄厥本根，外狃餘威，連兵宋、夏，內致困憊，自速土崩。哀宗之世無足為者。皇元功德日盛，天人屬心，日出熾息，理勢必然。區區生聚，圖存於亡，力盡乃斃，可哀也矣。雖然，在《禮》「國君死社稷」，哀宗無愧焉。